

以精准建构激发华文文学新能量

——评金进《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

□黄万华



2016年,在福州召开了“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我写了一篇小文《个人的研究释放了学科的能量》。文章远不能表达我从刘登翰老师学术生涯中的受益和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华文文学学科产生的影响,但我却有些偏爱这一小文的题目。以精准的学术建构力激发了华文文学所包含的能量,是刘登翰等华文文学研究先行者为华文文学学科奠基的重要内容。华文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中西汇通的天地,刘登翰老师引领人进入这一天地,分享遍布全球的中华民族文学。“一个人的学术旅行”成就了一门新的学科,是刘登翰老师得到的回报,也是华文文学学科的活力所在。这“一个人”是刘登翰老师,也是其他以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坚持努力于华文文学领域的前行者们。在华文文学历经40年学术跋涉后,我更加有感于此。当我读完金进40万言的《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联系他这20余年耕耘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众多成果,更加深化了这份感受。

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展得较晚,开始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记得1994年一批东南亚华文作家到华侨大学访问,其中有新加坡华文作家曾祖率问我:“你们是否认为我们还生活在树丛里?”可见当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大陆媒体对东南亚华人历史和现状的介绍之少。今天他们如能读到金进《马华文学》《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疆界》等书和这本《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海外与其他民族相处中让中华文化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如今又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云开月明,其历史的曲折和收获的丰硕所提供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经验反哺了“母国”文化的开

放。这过程中包含诸如“华文文学的海外在地经典化”“中华文化的灵根共植和国际传播”“离散和命运共同体”等命题的持久寻求和曲折实践,显然都是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乐于分享的。金进的论著,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信息。金进研究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立足于东南亚华人移民史,充分关注了南洋各国地缘、风土、语种、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性。东南亚地缘环境多样,其半岛、岛屿、群岛等数量巨大;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各有不同;6亿5千万人口由90多个民

族组成,其中3400万人(华裔)有着不同的华语群落,其风土历史(祖籍地、居住国)有所相异。华人作为群体,其遭遇交织着殖民地、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治权谋和宗教等复杂因素,而华人群体中有着汉语原住民和南来北归者、劳工和商人等的差异,由此影响了东南亚华文/华裔文学的历史形态,产生了“在地”“回流”“同化”“再离散”等多种情况。

金进曾长期“在地”考察,他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又担任《南洋学报》副主编十年,其间交游广阔,广结新马泰印尼诸国友友,掌握了详实的资料。他又有着多重辩证的历史视野,恰当深入地处理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差异性,这奠定了全书的重要基础。全书先以开放的视角处理了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文莱等国华文文学的曲折历史,随后展开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的深入考察。

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中,金进最为关注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冷战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期的华人文学。这里不妨先从一个例子看金进如何处理这段文学史。韩素音在以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被视为“欧华作家”。金进将其列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另四位为许杰、林参天、郁达夫、胡愈之)中唯一创作了“堪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作家。从这一见解看得出金进开放的文学史视野。金进细密分析了韩素音当年创作于东南亚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1956年英文版,1957年新加坡中文译本)。作为20世纪50年代在地南洋文本,《餐风饮露》杂糅战后左翼文化、后殖民思想等,生动而深刻地映现出马来亚历史风云。

早于《餐风饮露》的长篇小说《瑰宝》(1951年创作于香港),虽然由于中文译本2007年才问世而“迟到”,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认为,作为一部“跨文化写作”的小说,“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内,也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它的价值和地位”,当之无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金进对韩素音的研究,启发读者从地缘、风土、政治、语种等多重视域去解读韩素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由此,他也水到渠成地建构起全书考察“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的结构:十章,每章三节,每节选取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展开论析。三十位作家、三十部作品全方位描绘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版图,本身就是东南亚百年华文文学“在地经典化”的集中展开。从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之间丰富多样的“拟态”来揭示东南亚华人移民离散的生命历程包含的“中华文化的灵根共植和国际传播”“离散中命运共同体”的寻求和形成“文明相遇与互鉴”等价值,拓展了从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活力所在,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内部跨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在跨文化环境中得以提升的认识。这些正是我们会从《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结构中受益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考察文学历史的路径是非常有其可取之处的,而此书的功力在于如何选择“三十个人、三十部作品”。有以往较长时间深耕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积累,金进对历史节点(从作家到作品)的取舍是有全局在胸的,各章中心的确立及其相互贯穿,首先开辟出“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的百年“在地化”路径。而“作家”和“文本”的选择让这路径开放,不仅让历史路

径开放,也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包容“中国性因素”“在地性语境”“本土化追求”“现代性转换”等等。与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不同,《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文本的选择未必是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却是精当的,服从于“离散境遇中对中华古典文学传统的执守”“世界性背景下,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传承和发展”“从华文教育到华语传媒,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界交流激发的创作活力”等中心话题,这些话题都揭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开拓中华文明的多元空间。对于诸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点、现当代汉语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尺度、跨媒介背景下的汉语文学表达等重要问题,如果接纳进多语种、多族群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其探讨都会深入得多,有时甚至让人耳目一新。《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的文学史体例能给人这样的启迪,对于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是有其推进性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从观念、史料,到方法、论述等都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这是金进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这些年来,同金进一样,在华文文学领域耕耘有成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在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华文文学研究,金进所指导的博士生也经常电邮向我请教,我也非常乐于跟这些年轻学人交流。这正是“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个人能量的学术释放”的完美结合。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

作为方法的“华文文学”

——读沈庆利《华文文学谱系与家国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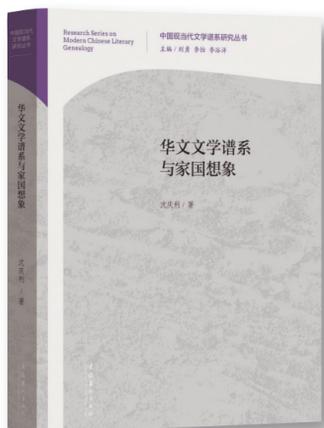
□朱建国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国内学术思潮的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逐步延伸至台港澳地区,并关注到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台港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由此也逐步拓展为一个新兴学科,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在学科布局、学者数量、研究机构、知识脉络等方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与架构。而如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版图、价值体系,并以“华文文学”为抓手,进一步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更新学术理念,一直是摆在众多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沈庆利长期耕耘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2018年曾出版过《湖梦“唯美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中国”》一书,新近出版的《华文文学谱系与家国想象》不仅是作者多年深耕华文文学学科的思想结晶,更是自觉以“华文文学”为方法,试图解决上述难题的学术佳作,无疑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发。

深受启发的第一个方面是,作者在书中开宗明义强调,“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既有跨地域、跨族群、跨民族的流动性、新锐性、全球性等‘优势’,又有因身份认同纠结而导致的边缘化倾向”。所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作者多次强调研究华文文学要“保持跨境、跨界、跨学科、跨文化的思维方式”。

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范式,因其强大的思想背景与学术潜力,深刻影响着这一学科的论域、脉络与基本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一种以时间叙事、民族国家叙事为主的文学史架构,在面对跨地域、跨空间、跨文化的文学史现象时,其实有些难以招架。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新移民作家群”,他们既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又深度参与了中国内地的文学进程,在经历与身份上都具有“双重”特征,若没有“跨界”的思维方式与“贯通”的研究旨趣,其实很难完全描述清楚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思想变迁。从这个层面来说,作者提出的“跨界”,其实与黄万华老师所提的“跨越1949”有着相似的学术追求与理论抱负,都是为了促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的反思与补充。

其二,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虽然采用了“跨界”的思维方式,但并不代表本书体系的“零碎”。相反,在本书的架构中,作者独辟蹊径,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台湾社会的“复杂”形势、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以及海内外的文化互动三重空间视角,以相互勾连、对照的方式来阐释“文化中国”话语的变迁,进而全球化的视野下,以“文化中国”为纽带,在联结海内外重要华文文学作家思想旨趣、家国情怀的同时,将20世纪海内外世界华文文学的叙事谱系和演变规律一一梳理清楚。在“文化中国”的话语谱系下,作者细分出“现代性与文化认同”“乡土中国想象”“乐感中国想象”“城市书写与中国想象”四个维度,将张爱玲、吕赫若、林语堂、白先勇等作家并置在一起讨论。他们虽然创作旨趣不同,文学风格各异,但在他们的内心,中国文化、祖国命运、家庭情感、青春梦想,都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这种记忆既“折射出海内外华人知



识分子文化中国情怀的多重面影”,又是他们的文化理想、文化担当,更是“离散”背景下他们“确立自身文化身份、寻找精神安顿”的内在原因。在作家们那里,“文化中国”类似于“情感和意志的共同体”,促使他们时时体察中国、书写中国、回望中国,在张爱玲的笔下演化为“道地的中国性”,在林语堂的笔下化身为中国文化的优雅和美丽,以及对中国文化如何重生的思想探索。作者以“文化中国”来统摄华文文学一脉,体大思精,不仅提纲挈领,而且切中肯綮,深语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读来令人心有戚戚。

既有“跨界”思维下海内外视野的宏观考察,又有“文化中国”话语下清晰脉络的梳理,这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而言,固然是一种理想模式,但对叙述者而言,无疑构成了挑战。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将“跨界思维”转换为“叙述聚焦”,如何将宏观架构落地为文本解读。“比较”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给读者带来的第三个启示。比如说,关于矛盾的短篇小说《春蚕》,文学史一般按照左翼文学的框架进行解读,把他和叶紫的《丰收》、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合并为“丰收成灾”的主题进行探讨。而沈庆利在书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将矛盾的《春蚕》与吕赫若的《牛车》对比讨论,将前者表现的“丰收成灾”话题与后者表达的“日本现代机器文明对台湾底层百姓生活的冲击”进行类比考察。由于吕赫若《牛车》的引入,使本书对《春蚕》的解读有了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指向,更暗含了作者内在的人文理想与现实关怀,可谓新意迭出。

分开来看,“跨界”“文化中国”“比较”构成了本书的三个关键词,也成为沈庆利精研华文文学的心得体会,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还可为后来者提供参照。综合来看,本书既有宏观的体系架构,又有细腻文本的解读,还洋溢着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在作者这里,“华文文学”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论述的范围,更是一种观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和社会的视角,一种对学科长远发展、人文理想重建的企盼。(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期刊出版中心副编审)

■动态

黎紫书新作《余生》与读者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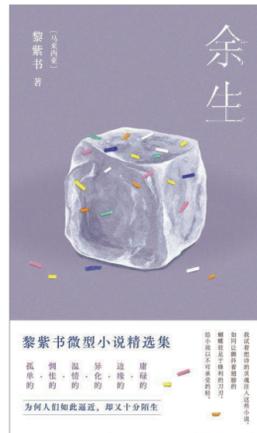
近期,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主办的“像蝴蝶驻足于锋利刀刃——《余生》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评论家张莉、作家文珍、媒体人傅适野,与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余生》作者黎紫书围绕该作进行文学对话。

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已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散文集等著作十余部。长篇小说《流俗地》引起广泛关注,获《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2021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等。《余生》收录了她的71篇微型小说,每篇均在千字左右,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描绘世事人情、人性幽微,极具阅读趣味。每一篇微型小说如同在纷杂人潮中截取一瞬的人生片段,以敏感洞明的视角窥探大千世界的背面,呈现出具体而沉默的人们隐秘汹涌的内心,连通起个人与城市的情感流动和生存状态。

谈到创作微型小说的挑战时,黎紫书表示,微型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要想写好却并不容易。它要求作家在有限的字数内,精准地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深度和力量的文字。“过去你就是大量地尽情地挥洒你的文采,但到了写微型小说的时候,你要懂得舍弃、懂得谦卑。在微型小说面

前,你是要成全小说,而不是要成全自己。”黎紫书认为,微型小说不仅是对作家凝练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敏锐洞察力和深刻思考力的挑战,在写作微型小说的过程中,她从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小说是大于故事的。“有时候故事没有写完,它是小说;故事讲完了,它就只是一个故事。”

张莉认为,黎紫书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生活中的微妙情感与观念冲突,给人以深刻的启示,“黎紫书捕捉的倏忽一瞬间的东西是这个作品里面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她写的是内心的波澜,而这种波澜是各种生活理念或者时代观念的冲突”。这些作品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能够勾起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熟悉场景和情感体验的联想和回忆。文珍则从黎紫书创作过程中不断“做减法”的细节切入,认为《余生》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回味无穷悠长的余味,而这也正是黎紫书的微型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傅适野发现了黎紫书在写作时处理生活中事物的独特方法:“很多我们日常中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和器物,经过文学化的处理之后变成一种陌生之物,其实就是把熟悉重新变成陌生的一种感受。但是在陌生化的过程中,却能让曾经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



最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与大家分享了他对微型小说和《余生》的见解和阅读感受。“《余生》是打开黎紫书小说世界的一把绝妙的钥匙。通过《余生》这个微型小说集,可以看到一个杰出的作家是怎么练成的。”(韩若燕)



马来西亚画家陈书强水彩作品

华文文学

朱建国